



朱德瑞

POOR

朱瑞傳

郑建英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瑞传/郑建英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10

ISBN 7-5073-0236-9

I. 朱… II. 郑… III. ①朱瑞-传记②军事家-传记-中国

W.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2592号

朱 瑞 传

作者: 郑建英

责任编辑: 徐永军

封面设计: 谭 路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刷: 北京市密云县放马岭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印张: 11.8125

字数: 290千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号: ISBN7-5073-0236-9/k·64

订价: 15元



1945年6月与毛主席在延安合影



1935年在陕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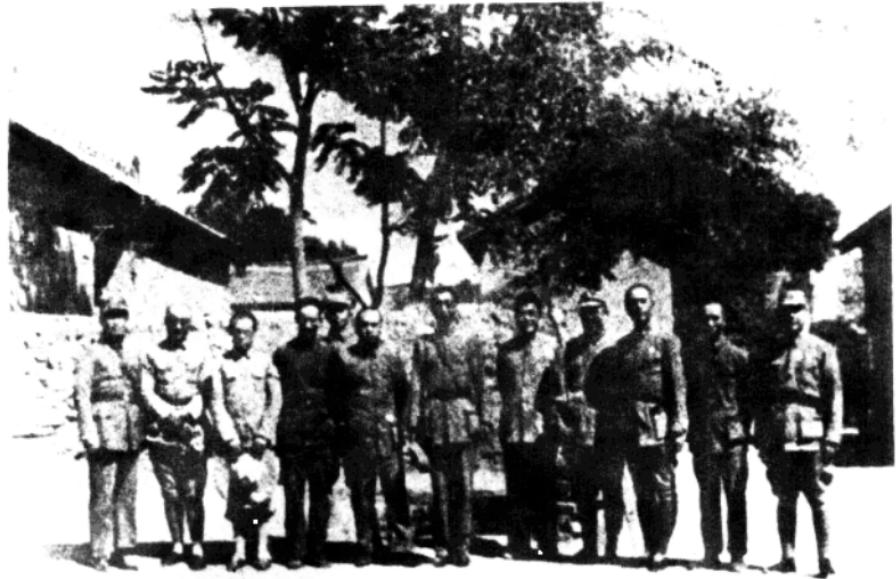
1946年在哈尔滨



1936年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合影



1937年与贺龙、关向应、王震、甘泗淇等在庄里镇合影



1938年与彭德怀同二战区国民党高级将领合影



1940年与罗荣桓、肖华、陈士榘在山东合影



1945年与叶剑英、邓发、杨尚昆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延安合影



1948年在哈尔滨与妻子潘彩琴、女儿淮北、东北合影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留学莫斯科	(18)
第三章 地下斗争	(38)
第四章 战斗在中央苏区	(56)
一、红三军政治委员.....	(56)
二、初到五军团.....	(64)
三、第四次反“围剿”	(72)
四、第五次反“围剿”	(85)
第五章 长征路上	(103)
第六章 转战西北	(124)
第七章 在北方局	(152)
一、创办“华干”	(152)
二、广泛开展统战工作.....	(165)
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73)
四、同鹿钟麟谈判.....	(182)
第八章 齐鲁抗战	(192)
一、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2)
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2)
三、同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209)
四、加强根据地建设.....	(220)

五、粉碎敌人的铁壁、拉网合围	(235)
六、发动群众，渡过难关	(244)
七、“八三”义举前后	(263)
八、开展政治攻势，加强对敌斗争	(271)
九、乘于出鲁，拒李深入	(277)
第九章 延安整风	(288)
第十章 创建人民炮兵	(302)
一、不就副总长就校长	(302)
二、挺进东北	(313)
三、白手起家，组建部队	(320)
四、炮字四号命令	(328)
五、开展军政训练，准备打仗	(335)
六、两开炮兵会议，总结炮兵作战经验	(342)
七、重视人才培养	(355)
八、狠抓后勤保障	(359)
九、始于斯，终于斯	(367)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朱瑞一九〇五年九月十三日诞生在江苏北部宿迁县埠子镇龙河乡朱大兴庄。这一年，正是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面临覆灭的前夕，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大转折时刻。

埠子镇是苏北的一个小镇，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中期，这里就有集市。那时这里有个湖泊，湖里盛产鱼虾，居民多以打鱼为生，南来北往的客商和渔船常在这里驻足，购买鱼虾；而渔民日常生活和生产所需，也有商人专门从外地运来贩卖，因而这里就成了一个停泊船只的码头，故名埠子集。尽管明末以后，黄河多次决口，湖泊淤积，被当地居民开垦为农田，但集市却沿续下来，并逐渐发展。到民国初年，也就是朱瑞生活时代，这里已成为宿迁县西南部方圆百里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农副产品集散地。朱瑞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样一片虽然地处偏僻但并不闭塞的土地上。外界发生的新鲜事情，随着南来北往的行商、客旅，很快就会在这里传播开来。

朱瑞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情爱的温馨家庭。他的先祖曾是当地的一个名门望族，据朱瑞在《自传》中说，他家原是一个延续三代的“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到朱瑞出生时，由于“宗支繁衍，亲疏折离”，家道已经中落，由一个富豪的大家庭变成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

朱瑞的父亲朱兴顺，青年时曾习武，想走武举登仕之路，但因嗜好鸦片，伤了身体，无法习武，遂改学医术，后成为“农村业余医生”。他“性宽大，和平、好施”，凡远近人家，有病求他诊治，他总是尽心尽力，若有急病重病求他出诊，他也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家境贫苦的病人，他不仅免收酬金，还周济药费，因其医德高尚，乐善为施，颇为乡人所敬重。母亲秉性宽厚，性格刚强，一生勤劳俭朴，为料理家务、养育照顾子女而忙碌着。

朱瑞的父母亲养育了二男四女。朱瑞排行第五，上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由于朱瑞伯父早故，其家无后，他哥哥朱佩从小就过继给伯母，因而，朱瑞在家中，实际成了唯一的男孩，在父母眼中，自然视若掌上明珠，分外宠爱；而在姐姐们面前，他又是一个小弟弟，众姐姐对小弟弟，自然是钟爱有加。朱瑞后来回忆他少年生活时曾深情地说过，他生活在“姐妹丛中”，感到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融穆的”。

朱瑞从小就喜欢听人讲故事，尤其爱听那些“孤臣孽子”、“忠贞节烈”的情节。他在家中，总爱缠着大人给他讲故事，有时还跟着大人去说书场听说书人说故事。每当说书人说到“凄凉悲惨处”，感情丰富的朱瑞常为故事中人物的不幸遭遇而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

幼年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给朱瑞的性格形成烙下了深刻的印迹。朱瑞在延安时写的《自传》中说：“顺适温暖的家庭生活，养成我爽朗平易的品质；姐妹众多，融穆相处，养成我亲切热情的性格；诗句、故事、小说，父母刚强爱人的传统，养成我热心同情为善的根性。”

朱瑞幼年体弱多病，四岁才会走路，八岁始入私塾就读，不久又因身体不好而辍学在家。所以，朱瑞直到十岁才入邻村的私立小学读书，正式开始学习生活。次年随长兄改入区立小学。由

于学校离家有十二里远，朱瑞只好在校寄宿。朱瑞称这是他“离家之始”。

离开温馨的家庭，来到学校寄宿，这是朱瑞走上社会的第一步。这一步虽然迈得不大，却在他幼小而纯真的心灵中，激起了一层波澜。在家时，他生活在亲人的昵爱关怀的氛围中，一家人相亲相爱，和和美美，使他感到一切都那么欢悦美好；而一进入校门，他惊异地发现，人世间原来还存在着不平等，“同学中生活衣着俱见等差”。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中，有的是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衣着华丽，盛气凌人，有的同学家境贫寒，衣衫褴褛，食不裹腹。这幅情景，活生生地展现他的眼前，使他感到困惑、迷惘。为什么人世间会有这种不平与不幸呢？幼小的他，开始思考这人生中的大问题。他对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特别反感。每当看到这些人寻衅闹事，借端欺侮贫穷同学和弱小同学时，他常常模仿小说中专爱打抱不平的侠士，挺身站在贫者、弱者一边，与他们争斗，甚至在路上，遇到这类不平的事，他也往往自告奋勇，与逞凶作恶的人争吵，甚至殴打。

由于埠子镇是淮北的一个商业集市，南来北往的客商川流不息，因而，外地发生的新鲜事，很快就能传播到这里来。还在邻村小学读书时，朱瑞就常听人议论“革命党”的“新奇消息”。当时邻村还有一个从外地归来的人，他姓孙名伯父，“曾与孙文共过奔走，带来不少关于革命党的消息”。他回乡后，曾一度主持过区立小学，在学生中传播过革命党的知识。他的革命宣传活动，给年幼的朱瑞的思想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虽然他当时还无法理解革命及革命党的深奥道理，但心中“总觉此事非比寻常”，尤其是在孙伯父因宣传革命而被迫引退后，更激起了他决心探究其中奥秘的心理。

一九一八年，朱瑞考入高级公立小学。十三岁的朱瑞，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生活和学习的孩子了”。这一所小学，因办理有

方，成绩优异，在淮北一带负有盛名。该校设备较好，购置的图书也较多，尤其重要的是该校师生思想活跃，这对于求知欲望很强的朱瑞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可以自由游翔了。他入学以后，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尤其是小说、童话、故事之类。其中，对朱瑞成长影响最深的，有《岳飞传》、《七侠五义》、《水浒传》三部小说。朱瑞后来回忆称：

“岳传增益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的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捣乱的念头”。①

朱瑞不仅醉心于阅读课外文艺书籍，还养成了良好的读报习惯。他在《自传》中写道，由于“爱读报，当时已知道所谓欧战，并第一次听到劳农苏俄、虚无党、过激党、李宁（即列宁）革命学说。此时自己不只觉得新奇，而且自然的将它与过去所了解之‘非常’的‘新奇’的关于‘革命党’的知识联结在一起”进行思考。

随着知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他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在《自传》中称，这时，他由仰慕古代仗义行侠的侠士而仰慕解民于倒悬的“革命党”。他也想“革命”，想做一个“革命党人”。“社会上的不平”，“人生的弊端”，“国家的积弱”，

“世界上满不讲理”，成为他经常考虑、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贫富贵贱之分？为什么富贵者敢于欺侮贫贱者？为什么国家还会有贫富强弱之分？为什么我们的祖国那么“积弱”？为什么世界上的列强那么“满不讲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欺凌我们的祖国？尽管少年的朱瑞无法完全想清这些复杂的社会人生问题，时常感到忧郁愁闷，怒火中烧，愤恨交加，但是，经常思考的结果，便在他的思想中“苗长着爱平等、爱穷人、爱弱者、爱国家的萌芽”。

正当朱瑞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刻，伟大的“五四”运动在

①朱瑞《自传》，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以下简称《自传》。

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怒潮汹涌澎湃，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唤起了全国民众的觉醒。朱瑞的家乡宿迁县也沸腾起来了。五月十九日，由崇实中学学生发起，全县公立和私立学校代表及各界人士五千多人在城西体育场集会，声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学生联合会代表在会上介绍了“五四”运动的情况，各界代表也纷纷上台演讲，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崇实中学教员孙光斗还当场撕毁自己头上所戴的日式草帽和缎带，并当众高呼：“这是日本货，坚决不用日本货！”会后，集会的群众举行游行，并沿街检查日货，烧毁了东大街日新书店日本图书，还将大同杂货店的日产白糖抛到大街上。五月底，学生联合会决定在全县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成立了抵制、演讲、总务三个队，分头行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宿迁县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学生们手举“取消廿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纸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抵制日货”的口号，上街示威游行，沿街发表演说，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反对奸商，抵制日货。

朱瑞当时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亡国的危机刺痛着他的心：爱国的热情，在他的胸中燃烧。他也同其他爱国学生一样，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他“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①他时而在游行队伍中领着大家振臂高呼，时而在街旁、路口向民众发表演说，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人们抵制日货，使用国货，说到激愤处，常“痛哭流涕”，听众为之动容。他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各商号去检查商品，搜查日货。

一九二〇年夏天，朱瑞以全班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县立高小。因地方匪乱裹足，他未能参加中学招生考试，后来得到同学的帮助，进入了徐州培心中学学习。

^①《自传》。

培心中学是美国传教士办的一所教会中学。入教会中学读书，本非朱瑞所愿，但由于徐州地处全国交通要冲，受新思想影响较早，当地知识界思想活跃，这对于来自乡间的朱瑞来说，却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朱瑞是抱着寻求“革命”真谛的志愿来到徐州读书的。所以，他除了在学习上“惟耻落后，每门功课必转为优异方休”外，在学校中他还注意接近思想进步的青年，与他们交朋友，讨论社会问题，互相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在进步青年的帮助下，他“读得更多的新书籍，知道更多的新思想”。他在《自传》中说：“这时期我曾读过‘向导’、‘新青年’、‘孙文主义学说’、胡适的‘三叶集’、‘独秀文存’、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列宁’、‘巴枯宁’等名称，更新鲜的呈现于认识中。”这表明，朱瑞同当时一般的先进青年一样，不满束缚青年思想的封建文化，而热烈地追求新文化、新思潮，但思想还处于朦胧之中，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还处在艰苦的摸索中。他还积极参加进步青年的活动。一九二一年春天，培心中学进步学生马汝良邀集徐州市一些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到徐州风景区荷花池快哉亭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徐州师范学校、培心中学等校的进步学生二三十人，朱瑞也应邀出席。会上，大家畅谈对时局的看法，交换各校师生的思想情况，并拟议在徐州成立一个进步的青年组织，以便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向反动势力展开斗争；同时，为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造条件。^①

培心中学是美以美会主持的一所教会学校，连校长都是美国人。学校的教育完全是为着灌输奴化思想和宣传宗教教义。每逢星期天，学校当局就把学生集中在教堂，听传教士“布道”，宣讲“福音”，而不准学生外出。学校当局对学生思想控制很严，

^①1981年6月10日访问徐彬如记录。

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是非法的。所以，对于培心中学来说，要发动青年学生，首先必须开展反宗教、反迷信的斗争。朱瑞入学不久，就在同学中间宣称自己不信教，斥上帝是“羊（洋的谐音）种”，讥耶稣是“私生子”，组织同学抵制各种宗教仪式。每逢被迫参加“礼拜”或新教徒受洗典礼时，朱瑞“则常偕同一部分进步同学捣蛋，他们吃圣酒，我们则吃烧酒，他们啖圣饼，我们则啮烧饼”。^①他们的这种反叛行为，引起了校方的“注目”。一九二二年五月，一个年纪很小的低年级学生，因星期天外出没有请假，遭到校方毒打。这件事像一根导火线，把同学中长期来郁积的不满、怒忿之火点燃了。朱瑞等进步学生，立即发动、组织同学罢课，抗议学校当局的专横暴虐，并设法惩罚了那个毒打学生的教师。

罢课风潮一起，立即得到全校声援，声势之大，使校方大为震惊。学校派人对学生进行恫吓、诱骗，要求学生马上复课。但学生们在朱瑞等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他们要求学校当局公开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废除体罚制度，否则就决不复课。校方看威逼、诱骗无效，就企图采取提前放暑假的办法，以破坏这次学潮，但学生们无视学校颁布的放假布告，留校坚持斗争。校方最后凶相毕露，竟勾结徐州警备司令陈调元，调军警进校，把学生强行赶出校门。^②

发生在培心中学的这次学潮，在徐州轰动一时。全校有六十多名活动分子被学校开除学籍，朱瑞系首要分子，自在开除之列。但他并不后悔，倒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

一九二二年秋天，在同学的帮助下，朱瑞到南京市钟英中学上高中。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商业色彩很浓。学生中十分之九为

①《自传》。

②1981年3月10日访问徐彬如记录。

考试落第或行为浪荡不喜读书的纨绔子弟。朱瑞是位立志远大、诚心求学的青年，到校后，他不为环境所左右，而是执著地阅读进步书籍，探求革命的道理，注意与思想进步的同学交往，并同徐州时代进步同学保持“感情、学术及思想上的联系”。

朱瑞在《自传》中说，“在徐州及南京时代，我‘反叛’思想日渐坚固”。当时，南京还处在直系军阀齐燮元统治之下，政治黑暗，革命势力受到压抑。但朱瑞却像一只初生牛犊，无所畏惧地抨击时政。有一次自拟作文，他作了一篇题为《拟孙文讨贼檄》的文章，仿唐代文人骆宾王《讨武曌檄》的笔调，痛快淋漓地斥责北洋军阀的暴政，深得思想进步的国文教员的赞许。又有一次，他写了一篇小说，在校办的《课余杂志》上刊出。这篇小说通过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北洋军阀统治的腐朽黑暗，并通过这个青年之口，大声疾呼：“所谓民国，徒具招牌，内容尽失；要建立名符其实的民国，还需要革命！”

在钟英中学学习期间，朱瑞不仅热心政治，是个追求进步的青年，而且还是一个努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由于他学习好，常在全市性的中学生统考中为校争光，所以，不仅校方及任课教员喜欢他，同学也甚尊敬他。一九二四年六月，在为他们这一届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江苏督军齐燮元等派代表赴会，以示笼络；而校方为了要在督军代表面前炫耀学校育才成绩，就派学习成绩优异的朱瑞作为毕业生代表，在会上作英文演讲。朱瑞心想：用英文演讲，能听懂的寥寥，执意要用中文演讲。校方执拗不过，只好答应。朱瑞接受校方委派的演讲任务，是为了把这一次演讲当作在钟英中学进行的最后一次革命宣传。所以，他登上讲台读了开场白后，便把话锋一转，当着督军代表大人的面猛烈抨击时政。他指出，当今社会黑暗，吏治腐败，当官的不修水利，不谙民瘼，弄的灾祸迭生，灾民遍地。当道者不但不予接济，反而借赈灾之